

社会包容：现代公共图书馆的使命

蒋永福

摘要 社会包容越来越被更多的人们认可为现代公共图书馆的使命之一。社会包容与社会排斥相对立,在论述社会排斥涵义的基础上对社会包容的概念进行解释,指出社会包容的核心精神是宽容和公正。公共图书馆是社会包容的重要载体,而社会包容对公共图书馆提供平等服务、缩小数字鸿沟、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包容使命要求公共图书馆必须避免政治排斥、人格排斥、设施排斥和制度排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包容使命是非公理性的,它有可能与社会责任使命相冲突。参考文献 18。

关键词 社会包容 社会责任 公共图书馆使命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Social inclusion is increasingly being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issions of modern public libraries. Thi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age of value pluralism. The mission of social inclusion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public libraries to provide equal services, narrow the digital divide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Social inclus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are on the opposite sides. The core spirit of social inclusion is tolerance and justice. Social inclusion mission demands that public libraries avoid political exclusion, character exclusion, facilities exclusion and system exclusion. The social inclusion mission of public libraries is non-rational, and it may conflict with the miss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18 refs.

KEY WORDS Social inclus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Public Library mission.

CLASS NUMBER G250

目前,图书馆理论界比较认可将“保存知识记录”、“社会教育”、“传递情报”、“促进阅读”视为公共图书馆的使命,而将“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也列为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则尚未得到广泛的阐释和传播(至少国内如此),其共识程度如何也需要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从国内情况看,于良芝教授于200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首次将社会包容纳入图书馆使命与核心价值范畴体系^[1]。本文在该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社会包容作为公共图书馆使命的认识过程及其相关问题。

1 概念：社会包容与社会排斥

“社会包容”的涵义,可以从“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涵义中得到反向意义上的说明,因为这两个概念之间是“这一个正好是那一个的负数”(维纳语)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包容与社会排斥之间正好是相互对立的观念。

1974年,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首次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勒内·勒努瓦认为以下群体是“受排斥的”——这些人约占法国总人口的1/10:精神或身体有残障者、自杀者、老年病患、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过失者、单亲父母、多问题家庭、边缘群体、叛逆者及其他一些不适应社会环境的人^[2]。

斯尔维(Silver)在对西欧和美国有关社会排斥的文献进行分析和总结之后,概括出了关于社会排斥的三个著名范式:团结范式(solidarity paradigm)、专业化范式(specialization paradigm)和垄断范式(monopoly paradigm)。团结范式强调社会排斥是一种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社会纽带的中断;专业化范式强调社会排斥是社会分化、劳动分工以及领域分割等的结果;垄断范式则强调社会排斥是形成了垄断群体的结果。

欧盟(European Union)非常重视社会排斥问题,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1998年,在杜蒂(Duffy)的带领下,在欧盟十三个成员国范围内

进行了关于人类尊严和社会排斥项目的调查研究——《机会和危机的研究: 欧洲社会排斥的趋势》。此项研究讨论了国家、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和市民社会(特别是家庭、个人网络、非政府组织)三个方面存在的社会排斥,以及制度安排对解决社会排斥的作用。在制度安排上,欧盟制定了旨在阻止社会排斥的融入(include)标准;教育、能熟练地掌握基本技能、培训、工作、住房、社区服务、医疗照顾等^[3]。

关于社会排斥的定义,人们普遍认同英国“社会排斥部(Social Exclusion Unit)”的定义:社会排斥指的是某些人们或地区受到的诸如失业、技能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罪案高发的环境、丧失健康以及家庭破裂等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时所发生的现象^[3]。不过,这一定义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原因造成的社会排斥,而没有包含由于社会权利、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被剥夺(deprivation)所造成的社会排斥现象。鉴于此,我国学者石彤认为: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群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而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4]。因此,社会排斥的产生原因,既包括个体自我原因(如家庭贫困、身体残疾、疾病等),也包括社会制度原因(主要表现为正当权利的被剥夺)。而人们对社会排斥现象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社会制度原因造成的社会排斥。

根据以上对社会排斥概念的认识,可以对社会包容作出如下解释:它是指社会的制度体系对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社会成员及其所表现的各种社会行为不加排斥的宽容对待、平等相处,并扶持弱者、共同发展的状态。这里的“社会特征”可以是出身、地位,也可以是民族和性别等特征;“社会行为”可以是言论、习惯、习俗、行为方式,也可以包括信仰、主张、观点等。减少社会排斥,宽容异己;给人以平等发展机会;尊重弱者的尊严,消除身份歧视;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此保证社会和谐,是社会包容的出发点和归宿。

从上面的解释可以看出,社会包容的核心精神是宽容(tolerance)与公正(justice)。“宽容是指一个人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但是

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不阻止、妨碍或干涉的审慎选择。宽容是个人、机构和社会的共同属性,而所谓不赞成既可以是道义上的,也可以是与道义无关的(即不喜欢)。”^[5]科恩在《什么是宽容》一文中也指出,宽容行为是指在多样性情境中,行动者认为有力量去干涉而不去干涉敌对的他者及其行为的一种有意识、有原则的克制^[6]。宽容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力量,它能产生团结、和谐、和平的力量,而维护宽容局面,正是社会包容的宗旨所在。社会公正的主要内容是制度公正,即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的设计与安排符合其所处历史条件下的公正原则(如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制度公正要求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必须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的权利。而为了实现制度公正,其本身必须体现平等对待弱势群体、消除身份歧视的社会包容精神。从以上可知,宽容是社会包容的消极状态,公正则是社会包容的积极状态。

2 公共图书馆是社会包容的重要载体——一种理论梳理

自19世纪中叶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诞生以来,人们对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包容价值给予了高度重视,理论界也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研究莫过于1998年英国利兹城市大学(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信息管理学院的Dave Muddiman等人的“向所有人开放吗?公共图书馆与社会排斥”(Open to All? The public library and social exclusion)项目研究。该项目的研究报告概述了社会排斥的内容以及公共图书馆和其他公共机构所面临的社会排斥问题的本质,对公共图书馆在解决社会排斥问题方面进行了评价,并突出分析了公众获取信息资源时的“自愿”被排斥现象。研究表明,尽管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已经步入现代化,但是这种现代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图书馆服务中的社会排斥问题。该研究项目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排斥问题,不只是为了在浅层次上使公共图书馆向所有人开放,还要把公共图书馆改革成为

一个更主动、更具有教育意义和更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公共机构,并且成为社会公正的核心^[7]。

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爱德华兹就指出,“公共图书馆必须拥有大量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或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有吸引力的图书,以及对牧师、商人、政客、学者的研究和学习有帮助的图书”,他坚信图书馆对社会成员具有开启智慧、愉悦心灵的作用^{[1]170}。显然,爱德华兹表达了公共图书馆应该广泛吸引和容纳各类人的思想。这对当时欧洲社会等级森严、教育严重不平等的制度体系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包容意味着宽容,包括对异国、异族或异种文化传统和信仰,乃至对持异见者的尊重和宽容。因此,著名的《麦克考文报告》强调,“服务是图书馆存在的理由,而服务就意味着不加质疑、不带偏见、不予限制地给予。图书馆是这样一种工具:促进读者的所有或任何活动,因此,它必须是宽容和无所不包的”^[8]。这里的“不加质疑、不带偏见、不予限制”,充分体现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对持异质思想的人的包容性特征。

图书馆学家谢拉认为,图书馆事业是一种人文事业,图书馆的目标是通过帮助个人理解自我、理解世界来改善社会,图书馆具有很强的包容和聚合功能,从而成为社会分化和分裂的抵抗力量。他指出,“在社会走向分化、分裂的时代,图书馆与它所处的整个社会交流系统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聚合力量。……到图书馆来的人们,都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来寻求真理的。在图书馆里,用户不会被告知他们需要思考什么,什么时候思考,而是独立地发现他人的思想和观点,自主地理解这些思想和观点。因此,图书馆必须在社会的对立、分化、冲突中发挥促进理解、促进凝聚的作用,而不是成为一种同化力量”^{[1]175}。当代学者伯德萨也指出,“作为场所的图书馆”应当是连接个人主义和共同体主义之间的桥梁与媒介,是培养个人的共同意识和社会凝聚力从而获得社会全体生活意义的一种社会的“凝聚结构”的场所^[9]。

英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主管部门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在2003年出版了《未来框架:新十年的图书馆、学习和信息》报告,该报告指出,未来十年,英国公共图书馆的主要使命是“促进阅读和学习、帮助获取数字技能和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和公民权利”。其中“促进社会和谐和公民权利”的主要内容是:为社区提供安全、温馨、面向所有人的空间,充当社区的公共港湾,主动为非用户提供服务,为弱势群体提供信息保障,帮助建立社区身份意识、减少社会排斥^{[10]①}。公共图书馆的这种平等和包容精神,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支持和重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基本价值依据。如英国新工党就把社会包容确定为执政目标,而且把公共图书馆视为重要的“社会稳定器”,是政府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伙伴。1999年,当时的文化大臣史密斯曾这样评价公共图书馆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本届政府的最高目标之一就是解决社会排斥。文化领域的很多机构都可以为这个目标作出贡献,但很少有机构可以和公共图书馆的位置相比。”^[10]而英国的文化、传媒和体育部出版的《所有人的图书馆—社会包容政策指南》曾经这样评价图书馆与社会包容的关系:“如果‘社区的’信息流量降低到某个关键水平以下,则本地的信息生态就会变脆弱,‘信息停滞’就会产生。‘人口中’相互觉得面熟的比例就会降低,信息交换和共享就会停止……邻里环境就会萎缩。在这种背景下,重要的是帮助社区建立起健康的非正式交流条件,让信息交换繁荣起来。这时,让社区居民有一个‘像公共图书馆这样’方便的、临近的、亲切的去处就变得十分重要。”^{[1]194-195}

在国外,公共图书馆非常注重通过强化自身的社会包容性(或消除自身的任何排斥性)来促进社会和谐,这包括消除利用图书馆的费用障碍、增加文献语种的多样性、提高服务内容对弱势人群的针对性、消除空间布局与标识设计等造成的视觉或心理排斥感等。他们还比较注重通过“引导服务(referral services)”作用于社

① 其中“非用户”指的是没有办理正式借阅证的居民以及非本辖区居民。

会和谐。所谓“引导服务”是将用户引导到能解决其问题的其他公共部门（如相应的地方政府部门、各种援助机构），引导方式既包括宣传展示，也包括直接引介^[11]。可以说，体现包容、尽量避免拒绝（即避免读者的要求得不到肯定性的应答）正在成为图书馆优质服务的应有之义。

很多调研显示，在数字化时代，公共图书馆正在通过其互联网服务克服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的社会排斥。例如，由盖茨基金会进行的调研显示，在使用公共图书馆互联网服务的用户中，30%的人认为图书馆是他们能获得互联网服务的唯一场所；在贫困用户中，这一比例上升为37%。在另一份调研报告中，盖茨基金会发现，“通过惠及所有社区成员，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弥合数字鸿沟的有效途径”。这些都显示出公共图书馆的存在能够有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无论在政治舞台上还是普通公众中，都已经得到广泛认可。毋庸置疑，现代图书馆制度已成为维护社会包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为图书馆社会包容使命及其价值论证提供了理论支持。法国学者布尔迪厄（Bourdieu）、美国学者科尔曼（Coleman）和帕特南（Putnam）等是早期的社会资本研究学者。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2]其实，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在一个共同体或区域内，以信任为纽带、以互利合作为目的而形成的互惠关系网络。由于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如同润滑剂一样能够有效降低人际或组织之间的合作成本，因而具有类似资本（如货币资本）达成市场交换的作用，所以叫社会资本。在一个共同体中，社会资本存量越大，或者互惠关系网络越密，人们就越有可能进行互利合作。其原因是：①互惠关系网络增加了人际交往中背信弃义的成本，有利于克服机会主义；②互惠关系网络促使互利互惠规范自我扩张和积累，进而促使其更加牢固；③互惠关系网络有利于个人信息的沟通，消除信息不对称，进而形成相互信任关系；④互惠关系

网络在体现过去合作成功的同时，也为将来的合作树立榜样，进而激励人们走向合作。在帕特南看来，“对于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甚至是经济进步来说，社会资本或许比物质和人力资本更为重要。”^{[12]215}

那么，互惠关系网络是通过什么渠道或载体形成的呢？帕特南指出，邻里或街区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等，都属于能够形成互惠关系网络的载体形式。一些图书馆学者从帕特南的这一论断中得到启发，认为图书馆也可以成为互惠关系网络形成的重要载体之一。西兰博兰·坎特（Hillenbran Candy）在2005年就指出，图书馆发挥的作用能够提高社会的相互作用和信任，而且培养了其所在社区里的成员公平感和公正感，继而又促进社会资本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图书馆为所有人提供平等进入的机会、包容和免费服务，通过这些就能对所在社区的社会资本增加作出贡献。简·波尔（Jean Preer）认为，公共图书馆的以下作用有利于增加社会资本：培养见多识广的公民；对社区建设作出贡献；图书馆养育宽容；图书馆使用者能够活跃他们所在社区人们的参与热情；当社会资本促进图书馆发展的时候，图书馆也推动社会资本的发展。蒙特·巴克（Mount Barker）在2004年提出了衡量公共图书馆促进社会资本增加的五个指标^[8]：①关系和信任的建立；②合作和网络；③社会包容；④社区资源能力建设；⑤社会使用空间。总之，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图书馆以其社会包容的使命和作用正在成为人们投资社会资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场所或载体。

3 公共图书馆社会包容的要求

3.1 避免政治排斥

一方面，馆藏文献资源的收集或剔除以“兼收并包”为原则，而不以作者的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立场为依据。对此，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的立场是：“不能因为创作者的种族、背景或观点而排除某些资料”；“图书馆应提供展现当今和历史事件的所有观点的资料，不能因

为党派或教义不同,而排斥或剔除某些资料”^[13]。另一方面,避免对图书馆利用者的身份排斥,采取“图书馆面前人人平等”的政策。对此,ALA的立场是“不能因为种族、年龄、背景或观点,拒绝或限制某人利用图书馆的权利”^[14],IFLA的立场是“图书馆将确保只基于业务角度考虑馆藏的采选和服务方针,而不受政治、道德和宗教因素的影响。……图书馆将在提供设施和服务方面对读者一视同仁,不得在种族、信仰、性别和年龄方面存在任何歧视行为”^[14]。图书馆要真正做到避免政治排斥,其前提是国家或政府对政治自由、学术自由、知识自由采取宽容政策。

3.2 避免人格排斥

尊重人格是人格排斥的对立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尊严,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权利,即人权之一——人格权。人格权,既包括名誉权、隐私权等内容,又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差异(包括民族或者种族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个性差异和观念差异),还包括尊重人的意志自由、性格、兴趣、爱好、习惯的权利^[15]。尊重人格权是避免人格排斥的基本表现。在图书馆服务中,尊重人格权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尊重利用者的内心自由,主要指尊重利用者的隐私权。对此,日本图书馆协会的立场是“图书馆为利用者保守秘密”^[16],IFLA的立场是“图书馆读者拥有隐私权和匿名权。图书馆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泄露读者身份以及提供给第三方的资料”^[14]。二是尊重利用者的种性差别和个性差异,不得以利用者的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差别以及身体、语言、兴趣、爱好、习惯、着装、相貌等差异作为某种服务提供与否及提供程度的标准。尤其要尊重老年人、妇女、儿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

3.3 避免设施排斥

设施排斥是指图书馆在设施设计、布局、配置上对利用者的阅读、行动产生障碍的现象。如在馆舍选址上,距离大多数利用者遥远、交通不方便;在建筑设计上,没有设计轮椅通道,卫

生间、电梯等处没有配备专供残障人士使用的设备及其标识;在资源或设备配置上,没有收藏盲文资料,没有备置眼镜、放大镜等阅读辅助工具;儿童阅览室没有配备与儿童身高相宜的书架、桌椅;服务设施区域布局不科学,标识不全、不清楚;必要的抄写、复印、上网等工具或设备不具备;室内采光不足,通风不良,温度不宜;人身安全及突发事件应急设备不健全,等等,均可能产生设施排斥。设施排斥虽然不属于图书馆主动或有意所为,但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设施,如果其利用者利用图书馆设施普遍感到不方便、不舒适、不愉快,就必然产生自己的需求和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实际上就是一种被排斥的感受。

3.4 避免制度排斥

所谓制度排斥,广义上是指图书馆所实施的有关政策、法律及内部规章限制利用者使用行为的现象。其中政策、法律限制,属于政治排斥范畴。所以,这里的制度排斥是指狭义上的制度排斥,即图书馆内部规章对利用者行为的限制。如:不具有政策或法律依据的限制阅读规定以及罚款规定,过于严厉的违规惩罚规定,过于刚性而缺乏人性化的规章内容以及语言,不与与时俱进或者过于频繁变更的规定,内涵不明确或监督不力致使“潜规则”泛滥的制度等等,均可能产生制度排斥的结果。

4 社会包容与社会责任:一种艰难的选择

从历史的眼光看,社会包容越来越呈现出成为公共图书馆使命的趋向。在多元主义价值观盛行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把社会包容确立为公共图书馆使命的价值取向。然而,把社会包容确立为公共图书馆的使命的价值主张并不具有“先天的”公理性质。社会包容的这种非公理性质,可能引发这样一种背谬性质疑:社会包容完全有可能与同样重要的另一种价值范畴“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之间产生冲突,那么,应该选择哪一个价值范畴呢?

社会责任往往理解为一个组织对社会应负的责任,通常指组织承担的高于组织自己目标的社会义务,以一种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进行经营和管理。以企业为例,如果一个企业不仅承担了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义务,还承担了“追求对社会有利的长期目标”的义务,我们就说该企业是有社会责任的,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它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应该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利益等^[17]。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定义。

那么,公共图书馆是否应该承担“高于组织自己目标的社会义务”呢?对此问题恐怕大多数人会给予肯定的答案。由此,公共图书馆秉持社会包容理念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以下来自社会责任方面的质疑。

(1)按照社会包容理念,公共图书馆应该不加区别地收集和提供各类文献,包括收集和提供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被当下政府和人们认为“有问题”的文献,那么,这种不加区别的收集和提供行为是否有违于图书馆“提供最好的图书”的道德要求而失去社会责任呢?

(2)按照社会包容理念,公共图书馆可以不承担先入为主地判断读物内容价值“好坏”的责任,包括对未成年人提供的读物不做是否“低级趣味”、是否“有害身心健康”的主观判断,而把判断的责任交给成年人自己或未成年人的父母。这是美国《图书馆权利宣言》所贯穿的知识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原则的基本精神。也就是说,把选择读物的权利完全交给读者自己,以此体现不加限制的自由与包容理念。“可是,说是简单现实并不简单。在此,在地域集团中图书馆发挥怎样的作用,图书馆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等问题被提出。责任全部转化成父母的话,公立图书馆就是放弃了社会责任。”^[18]这里的问题是:公共图书馆对读者选择读物不加任何引导或“干涉”,是否意味着图书馆放弃了教化读者的社会责任?是否应该承担因提供“有害读物”而违反社会道德乃至法律的责任?

(3)按照社会包容理念,公共图书馆“将在

提供设施和服务方面对读者一视同仁,不得在种族、信仰、性别和年龄方面存在任何歧视行为”,而且还要反对公共权力部门对读者阅读记录的检查。那么,这种平等与包容理念是否因给破坏公共安全的“危险分子”提供了“方便”而漠视了维护公共安全的社会责任呢?“对于国家安全保障的关心和对个人隐私,这种均衡很大的倾向于前者的社会现状,威胁着保障自由读书的图书馆的前提。”^[18]那么,公共安全与读者隐私到底哪一个应该优先得到保护呢?

以上质疑不能不说是切中要害,而且也仅围绕“知识自由”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而言的,如果再考虑诸如保障公众平等的社会参与的责任、保障公共资金使用效率的责任等问题,情况将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可见,在社会包容与社会责任之间,公共图书馆必须作出审慎的选择,是两者兼顾性还是顾此失彼性的?无疑,这将考验人们的智慧。总之,“社会包容是公共图书馆的使命之一”这一价值判断是非公理性的,是有其限度的。

参考文献:

- [1] 于良芝. 图书馆学导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194, 199.
- [2] [英]阿马蒂亚·森. 论社会排斥[J]. 王燕燕, 译.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3): 1-7.
- [3] 王立业. 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综述[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79-83.
- [4] 石彤. 性别排挤研究的理论意义[J]. 妇女研究论丛, 2002(4): 17-25.
- [5] [英]戴维·米勒, 韦农·波格丹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 邓正来, 等,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820.
- [6] 刘曙辉. 宽容: 历史、理论与实践[J]. 哲学动态, 2007(7): 41-46.
- [7] Muddiman D, et 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 Research Report, The Council for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2000[R/OL]. [2009-03-07].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Insight/viewContentItem.do?contentType=Article&hdAction=lnkhtml&contentId=860073>.

(下转第 55 页)

参考文献:

- [1] 侯汉清, 薛鹏军. 中文信息自动分类用知识库的设计与构建[J]. 情报学报, 2003(6): 681-686.
- [2] 侯汉清, 薛鹏军. 基于知识库的网页自动标引和自动分类系统的设计[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4(1): 22; 50-55.
- [4] 白振田, 侯汉清. 基于词典约简及多分类算法的文本分类系统的设计与开发[J]. 情报学报, 2008(3): 337-343.
- [5] 何琳, 侯汉清. 基于标引经验和机器学习相结合的多层自动分类[J]. 情报学报, 2007(12): 725-729.
- [3] 刘竞, 朱玉梅, 侯汉清. 网络环境信息标引的测评与比较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1): 73.
- [6] 苏金树, 张博锋, 徐昕. 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类技术研究进展. 软件学报[J]. 2006(9): 17.

- [7] 曾元显. 文本主题自动分类成效因素探讨[J]. 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 2002(6): 68.
- [8] [2008-01-09]. <http://www.univ.cn/newweb/news/campus/whss/2004-06-25/6251>.
- [9] Sbeastinai, F. A tutorial on automated text categorization[C]. In Proceedings ofTHAI-99, European Symposium on Telemetric, Hypermedi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arese: IT, 1999. 1-25.

何琳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讲师. 通讯地址: 南京市童卫路6号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邮编 210095.

刘竞 江苏大学图书馆馆员. 通讯地址: 苏州. 邮编 212013.

侯汉清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 南京. 邮编 210095.

(收稿日期: 2009-05-04)

(上接第9页)

- [8] 李晓新, 李婷, 朱艳华. 公共图书馆社会和谐使命的再认识——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研究视角[J]. 图书与情报, 2008(5): 28-33.
- [9] 黄纯元. 关于《电子图书馆的神话》[J]//黄纯元. 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集.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1: 164-170.
- [10] 于良芝. 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理由: 来自图书馆使命的注解[J]. 图书与情报, 2007(1): 1-9.
- [11] 于良芝, 李晓新, 朱艳华, 等. 公共图书馆的使命与服务: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内外比较研究[J]. 图书馆论坛, 2007(6): 21-28.
- [12] [美] 罗伯特·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 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 王列, 等,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195.
- [13] 罗曼. 美国图书馆政策体系及其带来的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5(1): 78-81.
- [14] IFLA/FAIFE. IFLA 图书馆与知识自由声明

- [R]//程焕文, 潘燕桃. 信息资源共享[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81-382.
- [15] 彭定光. 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116.
- [16] 李国新. 日本的“图书馆自由”述论[J]. 图书馆, 2000(4): 12-16, 20.
- [17] 张文贤. 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设计[J]. 新资本, 2006(5): 20-23.
- [18] [日] 川崎良孝. 美国公立图书馆的存在目的、历史、现状与问题[J]. 图书馆杂志, 2008(3): 57-61.

蒋永福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硕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74号. 邮编 150080.

(收稿日期: 2009-01-29; 修回日期: 2009-03-31)